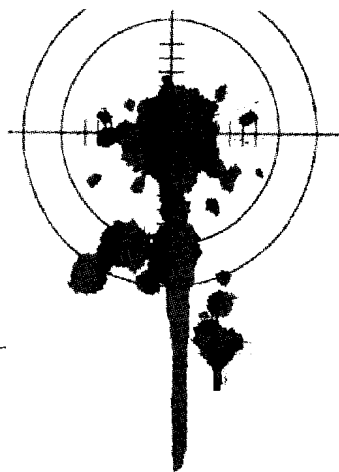


末日疯狂

——世纪末全球十大恐怖主义活动

主 编 吴 强

副主编 张翥图 林 涛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末日疯狂：世纪末全球十大恐怖主义活动/吴强主编．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1
ISBN 7-80115-353-7

I. 末… II. 吴… III. 恐怖集团-犯罪-事件-世界-现代 IV. D5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1681 号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010) 83908400

发行电话：(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实验小学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2.125

字 数：300 千字

版 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数：1-10000 册

书 号：ISBN 7-80115-353-7/D·98

定 价：2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责任编辑 张 勇 王泽成

封面设计 李书英

我不能不信任普通老百姓,对(恐怖活动)这种事我得忧虑多久?我必须生活。

——拉·甘地(印度前总理、恐怖活动受害者)

我们失去的一切,都要归罪于今天被法庭判决的恐怖分子。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啊?——视生命如草芥,竟然在这座人潮如流的摩天大楼里引爆炸弹!上苍愿让其生气勃发的子民以其名义如此撒手人寰吗?

——艾德·史密斯(恐怖活动受害者)

恐怖主义活动的确是一种全球性祸害,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必须进一步加强合作,对其进行迎头痛击。

——拉莫斯(菲律宾前总统)

这些恐怖暴力活动令人发指,是没有人性的兽行。我们将使用所有手段将那些参与此事的人绳之以法,不管采取什么措施,也不管要花多长时间!

——克林顿(美国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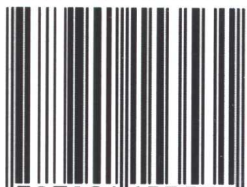
恐怖主义不会胜利。在我们国家,我们是以对话和辩论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我们不以盗取宝贵的人类生命来表达我们的不满。

——戈尔(美国副总统)

炸弹袭击,是一种最不人道的、不加任何区别的恐怖行为。这种旨在改变政府意志的行为,就如同任何想要通过恐怖主义消灭民主势力的企图一样,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撒切尔夫人(英国前首相)

ISBN 7-80115-353-7



9 787801 153531 >

ISBN 7-80115-353-7/D·98

定价: 21.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拉吉夫·甘地遇刺案	(1)
第二章	美国纽约世贸中心爆炸案	(41)
第三章	缉拿世界第一恐怖分子卡洛斯	(77)
第四章	沙林毒气案与奥姆真理教	(118)
第五章	美国俄克拉荷马联邦大楼爆炸案	(152)



目 录

第六章	车臣人质劫持事件	(186)
第七章	日本驻秘鲁大使馆人质劫持事件	(217)
第八章	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	(268)
第九章	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活动	(299)
第十章	与黑手党的生死较量	(342)

拉吉夫·甘地的去世，
使得雄踞独立后印度政坛
40 余年的尼赫鲁—甘地家
族轰然坍塌。国大党失去
了最具凝聚力的领导人，
印度政坛失去了一名杰出
的政治家。

第一章

拉吉夫·甘地遇刺案

平地惊雷

五月的印度，大地流火。

印度第十届人民院的大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自 1991 年以来，印度国内政局一直处于风雨飘摇、动荡不定之中。由于教派冲突和种族矛盾所造成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将本届政府推向了土崩瓦解的边缘。成立于 1951 年的人民党，代表城市中小工商业者、中小地主利益和高利贷者，是个印度教教派主义色彩浓重的政党，鼓吹建立“印度教国家”。它自 1989 年以自身为主体，联合其他四个政党，组成全国阵线政府，掌管印度大权以来，鲜有作为，政绩不佳。在处理民族、宗教问题上尤为失策。仅选举 341 天的第九届人

民院摇摇欲坠。在野两年蛰伏观望的拉吉夫·甘地敏锐地感到，国大党再次执掌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

1991年3月初，印度人民院举行例行会议，审议谢卡尔向议会提交的下一年度政府财政预算议案。国大党趁机发难，他们指责谢卡尔政府派情报人员监视党主席拉吉夫·甘地的住所以及国大党（英）总部，刺探情报。紧接着，拉吉夫·甘地宣布撤销对谢卡尔政府的支持。国大党撤销支持，谢卡尔政府便在议会失去了多数。在这种情况下，上台执政仅4个月的谢卡尔政府被迫宣布辞职，本应任期5年的第九届人民院仅走完1/3的里程就被迫解散。3月13日，文卡特拉曼总统宣布解散议会，第十届人民院大选的序幕就此拉开。

面对意料之中的大选，作为国大党主席的拉吉夫·甘地精神百倍，信心十足，志在必得。在大选前的舆论调查显示，大选的形势对国大党是有利的。国大党在印度是有着百年历史的第一大党，印度的独立与国大党的贡献密不可分，也可以说，国大党成长的历史就是印度争取独立、自由的历史。国大党在印度有着其他政党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同时，国大党有其雄厚的政治基础，在印度独立后的44年中，国大党曾40年单独执政，并且以尼赫鲁和英·甘地为代表的国大党，在印度人民心目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是其他政党无可比拟的政治优势。拉吉夫·甘地为这次大选作了精心的准备，针对前两届政府存在的弱点和问题，在竞选中提出“团结、统一和建立稳定政府”、降低通货膨胀的口号，迎合了广大选民渴望安定的心理，颇得人心。民意测验表明，在这次大选中，国大党（英）虽然将在一直是竞选基地的南方失去一些席位，但它在上次惨败的北方印地语地带的地位，将会有所改善。极有可能赢得人民院545个席位中的半数的席位，重新上台单独执政。面对这种形势，拉吉夫·甘地充满信心地对记者说：“看来国大党（英）将稳拿多数。”

然而拉吉夫·甘地仍然不敢掉以轻心。中左的国大党一直面临着来自右翼的以维·普·辛格为首的人民党的严重挑战。它在1989年执政时提出消除种姓制度的余荫，推广为低种姓群众保留公职配额的“曼德尔报告”，得到一大批群众的欢迎，在处理印度教派和伊斯兰教派争夺阿约迪亚清真寺所在地问题上，坚决制止右翼印度人民党拆寺建庙的激进行动，得到了穆斯林的拥护，也获得一部分温和印度教徒的赞许。

右翼的印度人民党仍保持着作为印度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的地位。该党针对印度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归属感较为淡漠的心态，以复兴印度教，建设一个“大印度民族”，恢复印度教的伟大为口号。宣称一个由印度人民党执掌政权的印度将会是印度教徒的天下，将要建立一个“印度教徒国”。这极大地吸引着广大印度教徒。同时，针对前几届政府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不力状况，在竞选中提出了“罗摩和饼”的口号，即劝告人们信仰罗摩神（印度教大神之一），从而解决生计问题。而且，与其他政党内部派别林立、组织松散的状况不同的是，它的组织较为严密，领导人之间关系和谐。在几天前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选民正在转向它，支持率急剧攀升。

此次选举是在印度国内教派矛盾、种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的背景下举行的，整个大选从一开始就蒙上了浓厚的暴力色彩。竞选开始的第一天，敌对党派和教派之间就发生暴乱和冲突，造成了至少3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5.14亿印度人在前所未有的保安措施下投票。这种状况在印度独立以来历次大选中是从来没有的。正如拉吉夫·甘地所说：“骚乱震动了整个印度。”而国外批评者则不无讽刺地评论道：“印度是在武装保护下享受民主权利的。”虽然拉·甘地对暴力事件频发并非没有足够的重视，但是，竞选成功高于一切。他在总结国大党在1989年大选中的失利的教训时认

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脱离了群众，而给反对党攻击他高高在上、不察民情的口实。因此，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过去出行时防弹衣不离身、保镖前呼后拥妨碍与选民交流的状况。他说：“这次，我要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不能再受别人的摆布。”于是，他一反常规，脱去了自从政以来一直不离身的防弹背心，无论走到哪里，都努力深入到选民中去，与他们握手交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在比哈尔邦竞选时，他甚至没收了保镖的汽车钥匙，以便甩开他们。他要以此树立自己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的形象。人们注意到，他在竞选中采取了一个肯定讨人喜欢的行动。他常常接过群众献给他的鲜花，然后再把它转送给人群中的某一个人，而且尤其喜欢送给妇女。他深知，他那电影明星般的英俊相貌再加上一束鲜花，会打动妇女的心，会为他赢得一张张选票。然而，对于深谙安全保卫的警卫人员来说，这其中暗含着致命的危险。

拉·甘地疏于防范的举动引起了保安人员的担忧，甚至引起了外国记者的注意。一名美国记者在采访他时便提到了安全问题。对此，他十分自信地告诉记者：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新的、没有严格安全措施的竞选方式，是因为他现在不是总理，因而无所畏惧。据说钱德拉·谢卡尔总理，负责安全情报工作的内政国务部长苏·坎·萨海及中央情报局局长都曾提醒过他，但他不予理会。他说，“我不能不信任普通老百姓，对这种事我得忧虑多久？我必须生活。”

1991年5月20日，是大选投票的第一天，拉·甘地偕同妻子在自己的选区投票。闻讯赶来的大批记者挤满了设票站。拉·甘地在将选票投入票箱的瞬间，习惯地停止了动作，环顾四周。摄像机飞快地转动，照像机咔嚓作响，记录下了拉吉夫·甘地在其人生旅途中做的最后一次政治冲刺。人们看到：旅途的劳顿掩盖不住他飞扬的神采，他的脸上流露出对国大党将在大选中重新崛起再度辉煌的必胜信念；他那深邃的目光正投向未来，作为一个年仅46岁有着远大抱负的

政治家，他憧憬率领人民去“建立一个 21 世纪的印度”，“建设一个有希望的伟大印度”。

5 月 21 日，拉·甘地为了迎接 5 月 23 日和 26 日的两轮投票，风尘仆仆地赶到安得拉邦的维沙卡帕特南参加竞选集会。集会结束后，拉·甘地准备按计划从这个海滨城市前往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马德拉斯继续进行竞选。动身前，飞机出了故障，拉·甘地只好乘车返回城里。一小时后，在返城途中，机场通知故障已经排除，他们一行人又调头返回机场，登上飞机直抵马德拉斯。

晚上 8 点半，拉·甘地的坐机抵达泰米尔纳德邦马德拉斯机场。拉吉夫刚刚走下飞机，在与前来迎接的人们一一握手致意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向负责保卫工作的该市警察局长提出，他想立即赶往斯里佩鲁姆布杜镇，参加预定在那里举行的竞选集会。这个镇是距马德拉斯足足有 40 公里的一个小镇，人口也只有几万。当地警察以时间太晚为由，劝说他不要去了。并告知他说：有情报表明怀有敌意的恐怖组织已渗透到这一地区。如果一定要去也要等到明天布置好警卫工作后再去。因为那里人烟稀少，位置偏僻，警力不足，安全措施欠周全，如果拉吉夫前去，人身安全恐怕难以得到保障。但是，对于拉·甘地来讲，多一张选票，大选获胜就多了几分保障，因此他谢绝了局长的好意，执意前往。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自 1989 年 11 月 29 日大选惨败之后，这两年来他殚精竭虑，无时无刻不想东山再起。这次大选开始两个月来，他一直为大选而忙碌：会见选民，发表竞选演说，宣传自己的主张。每天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路上，一天要跑几个邦，把交通工具当作自己的卧室。常常忙得连口水都顾不上喝，手指肿得连结婚戒指也戴不上。虽然民意调查表明，他的竞选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国大党将会在这次大选中获得最多的席位，执政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毕竟还未尘埃落定，对他来讲，还不是放松的时候。“哪里有选民，哪里

就有战场。”现在，已经到了冲刺的关头，他怎能放弃呢？

万般无奈之下，警察局长只好接受拉吉夫的建议，即刻安排车队前往斯里佩鲁姆布杜镇。当他们一行人抵达这座小镇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拉·甘地要来此参加群众集会的消息早已传遍了家家户户。狂热的选民已经早早从四面八方赶来，拥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希望一睹拉吉夫·甘地的风采。会场设在一块四周种着棕榈树的开阔草地上，国大党（英）工作人员已对这里做了精心的布置。他们用金盏花装饰了讲台，在通往讲台的路上铺上了红地毯。事前警方曾担心：欢迎仪式在一个开阔的草地上举行，四面无围杆，右侧毫无障碍，不利于拉·甘地的安全保卫。更致命的是，原定在讲坛上依次向拉·甘地献花者已经过安全检查。然而，当拉·甘地到达时，会议组织者突然宣布献花改在拉·甘地下车的红地毯上进行。这一临时改变，立即引起了混乱，许多人一齐拥向拉·甘地，或许谁也没有料到，这是这一小小的改变，为刺客趁混乱之际，挤过人群接近拉·甘地，进而制造震惊世界的恐怖爆炸创造了绝佳的机会。

拉吉夫首先和往常到其他地方一样，到当地的英迪拉·甘地塑像前献了花篮，在暗暗祷告母亲的在天之灵保佑自己在这次大选中获胜。同时，也以这种姿态，借助亡母的阴泽，获得世人的同情票。然后来到草地，准备向他的选民发表演说。泰米尔纳德邦国大党主席K·拉马穆特先生宣布，拉吉夫先生已经来到会场，原来平静的会场沸腾了，大家站了起来，争着要一睹拉吉夫先生的风采。会场上放起了鞭炮，呼起了口号。人们纷纷把鲜花抛向拉·甘地。会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维持秩序的警察也被挤在一边，一时不知所措。拉·甘地也心潮澎湃，一种获得支持的自信油然而生，不由得频频挥手致意。一个小女孩从人群中跑到拉·甘地面前，向他念她写的一首诗，表达自己及其家人对拉·甘地的祝福与支持。这时，另一个个子不高、身着印度传统橘

黄色与绿色相间莎丽外衣的年轻妇女也挤上前去。她手持着一个花环，看样子，是想向拉吉夫献花。拉吉夫弯下身子准备接受这个女人的献礼，让她把花环套在他的脖子上。那个女人感激地一笑，弯下腰来。人们都以为她要向拉吉夫行印度教传统的触脚礼，正在这时，一声巨响，震天动地，人们被这巨大的响声震呆了。刚开始时，有人以为这是整个欢迎仪式的一部分，会场上的群众感到一股强烈的气浪扑面而来，随后，空中弥漫着一股血腥味，会场上顿时烟雾笼罩。随后，有人清醒过来了。距拉吉夫仅有7.5米远的《纽约时报》记者芭芭拉·克罗西特大叫一声：“炸弹爆炸了！”人们终于反应过来，他们喊着：“领袖在哪里？我们的拉吉夫在哪里？”听不到回音。爆炸时在甘地后面20多步远的修曼·杜贝和一些国大党工作人员，开始在迷雾中寻找拉吉夫的身影，但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烟雾散去，人们终于看到，在刚才炸弹爆炸的地方，一片狼籍，躺着一具具尸体，有的断脚，有的缺手，还有的没了脑袋。这里面有没有他们的拉吉夫？他们焦急地寻找着。在18具尸体中，人们找到了两具被炸得最厉害的尸体。其中一具男尸被炸得血肉模糊，体无完肤，他的头部和脸的一部分已被炸掉，鼻子没有了，眼和嘴巴只剩下一点点，手指也失去了好几个，胸部和背部给烧焦了，左半身烧得厉害一些，脸上只剩一个洞，一条腿也不知去向，难以分辨出他的相貌。但是，拉吉夫身边的工作人员认出了另一只脚上的洛特(LOT)牌运动鞋，而拉吉夫穿的正好是这种鞋，从而判断这就是拉·甘地的尸体。人们在现场发现了一只震坏的手表，表针正好指向10时20分。正是在这个时候，拉吉夫·甘地这名印度政坛的杰出政治家，步其母亲后尘，离开人世。

噩耗传来，拉吉夫·甘地的家人惊呆了。

人民路10号印度总理府里死一般的沉静。拉吉夫·甘地的女儿普里扬卡陪伴在母亲身边，拉胡尔中断了在哈佛的学

习匆匆赶回国内。索尼亚沉浸在极度的悲伤之中。自七年前拉吉夫·甘地第一次担任总理以来，她经常担惊受怕，为丈夫遭到与婆婆同样命运的噩梦所折磨。作为一个举国瞩目的政治家的妻子，她已经失去了她所渴望的宁静、温馨的家庭生活，她不敢设想再失去自己的丈夫。按惯例，拉·甘地只要离开新德里，每天晚上都要打个电话回家。可是这天晚上，情况完全不一样，久久不见拉·甘地来电话。在拉·甘地



置身选民中间的拉吉夫·甘地

遇害事发后十几分钟，人民路 10 号接到的是拉·甘地出事的电话。一向把拉·甘地的安全系在心头的索尼亚自英·甘地遇难 7 年来就生活在恐惧的氛围之中，连爆竹声都怕听到，唯恐拉·甘地也遭到同样厄运，这时候更心乱如麻，但又有些将信将疑，不相信这会是事实，前两次暗杀拉吉夫·甘地的

企图不都失败了吗？这一次也一定不会成功。她希望拉·甘地逢凶化吉，安然无恙。她叫拉·甘地的秘书文森特·乔治去核实消息。文森特·乔治先是跑到阿克巴路 24 号国大党（英）总部办事处打听，接着又得知马德拉斯市政府警察总监已打电话通知政府。便去告诉索尼娅。与此同时，拉·甘地的密友和手下 M·福蒂达尔和萨提斯·夏尔马也赶到人民路 10 号，向索尼娅的女儿普里扬卡证实拉·甘地已逝世。当拉·甘地遇刺身亡的消息得到最后的证实后，索尼娅发出了撕裂人心的痛苦尖叫。这叫声在空旷的宅邸回荡，划破了黑夜的寂静。普里扬卡禁止任何人进入索尼娅的房间。母女二人闭门哭泣，悲痛欲绝。待到普里扬卡从她母亲的房间出来时，已不得不戴上墨镜以遮掩哭肿了的双眼。

噩耗传开，整个印度震动了。

拉吉夫·甘地的去世，使得雄踞独立后印度政坛 40 余年的尼赫鲁—甘地家族轰然坍塌。国大党失去了最具凝聚力的领导人，印度政坛失去了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印度报界对拉·甘地的遇害纷纷发表评论，称这是“真正的悲剧”，“民族的不幸”，“国家不可弥补的损失”。一名教师哀叹“国家实现稳定的希望已不复存在”。就连拉·甘地的政敌、看守内阁副总理拉尔也承认：“我们是在国家最需要拉吉夫·甘地的时候失去了他，国家将因此面临严重后果。”

拉吉夫·甘地的去世，无疑为本已骚乱、动荡不堪的印度国内局势火上浇油。印度人民对这起暗杀案十分愤怒。在爆炸案现场，愤怒的群众乱砸该邦首席部长的汽车，大骂首席部长无能，斥责警察总监失职。在新德里，拉·甘地的支持者烧毁了一位反对党领袖的住宅。就连 80 高龄的文卡特拉曼总统在乘车前往拉·甘地宅邸吊唁时，也被数千名暴怒的抗议者团团围住。最后在警察的保护下才得以脱身中途返回。印度全国许多地区都出现了大规模的骚乱，出现了焚烧汽车、捣毁商店等暴力行为。5 月 22 日这一天，印度沉浸

在震惊、愤怒、悲伤的气氛之中。骚乱在 6 个邦都有一些，如焚烧公共汽车、袭击个别党的党部及个别党的领导人的财产等，但不似英·甘地逝世时那么严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乱。拉·甘地在英·甘地遇难后引起大规模骚乱时说过，一棵大树倒下去了地球也会抖动一下。现在有人说，拉·甘地是比英·甘地小一点的树，倒下去后地球的震动要小一些。仅 5 月 22 日一天，全国就有 8 人丧生。文卡塔拉曼总统和留守总理谢卡尔也发出呼吁，要全国人民保持镇静，挫败反国家势力的阴谋。但是，狂怒的人们置若罔闻。在泰米尔纳德邦，拉吉夫的一些追随者甚至因不堪忍受巨大的悲痛而引火自焚。

也在这一天，钱德拉·谢卡尔总理从他正在进行竞选活动的奥里萨邦十万火急地赶回新德里，他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宣布为拉·甘地举行国葬，全国致哀一周，并呼吁民众不要使用暴力手段发泄不满。政府下令全国军警进入一级戒备状态，准备出发去北方邦勒克瑙执行大选任务的 11 连，从巴兰机场往回撤，调到拉·甘地的寓所去了。另有 3 个连的边境保安部队，6 个连的德里武装警察部署在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及其他敏感地区。中央政府不得不下令全国警察部队和 100 多万准军事部队立即处于最高戒备状态。

消息传遍世界，整个国际社会震惊了。

各国政要纷纷发表讲话，表示哀悼。唁电雪片似地从世界各地飞往印度。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发给拉·甘地夫人的唁电中说，“我感到十分震惊和极其的悲痛。全世界都会为这样一位杰出的政治领袖在有为之年的早逝而深表悲伤。”

在华盛顿，美国众议院在开会时为这名前总理默哀一分钟。美国总统布什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这一损失深感悲痛。他是一个我非常非常亲近的人”。在伦敦，梅杰首相对拉吉夫·甘地之死表示哀悼，称赞他“非常勇敢，是一个

具有优良品质的人。我们将怀念他”。在伊斯兰堡，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痛悼“南亚地区失去一位重要的政治领导人”。

在国际社会哀悼拉吉夫·甘地去世的同时，国际舆论密切关注着这一事件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影响。日本《读卖新闻》指出，这一事件“使人们预感到以区域大国印度为核心的南亚地区今后将处于一种前途未卜的动荡状况中”。英国《卫报》认为，受拉吉夫·甘地去世影响最大的方面是不结盟运动，“失去了拉吉夫·甘地支持的不结盟运动可能放弃为了作为一支意义深远的力量生存所进行的斗争。他的去世同不结盟运动的低潮相互重合。”

旷世疑案

拉·甘地生于1944年8月20日，是印度传统豪门显贵，“天生的统治者”尼赫鲁家族的第四代。他的曾外祖父穆蒂拉尔·尼赫鲁是印度独立运动第一批领导者，曾任国大党主席。外祖父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是印度独立后的首位总理，有“印度政坛最耀眼的明星”之称。他母亲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三任总理、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位女总理、“维多利亚女王”英迪拉·甘地。1947年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家族主宰了印度政坛。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前后执掌了33年总理大权。

拉·甘地出生于政治世家，但他并不想介入政治，认为政治充满肮脏与欺诈，尽管他非常尊重与崇敬他的外祖父和母亲。1962年他赴著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圣三一学院攻读机械工程学。回国后，加入了飞行俱乐部，后在印度航空公司成了一名民航飞机驾驶员。1968年，他同在英国剑桥大学结识的意大利姑娘索尼娅·马伊诺，经过浪漫的“剑桥之